

葉清樓集



滎清樓集卷三

書

墓表墓誌

像贊

雜物贊銘

祭文

東湖楊毓秀子堅甫著

受業黃穀元校刊

與宜都王柳村書

昨辱書楮墨所形如見肺腑何其篤也謬見許以文章道義又何愛之深而譽之過歟來書云將欲遠遊以避謗皇皇焉懼無計以弭之者毓秀適有同病嘗思所以處之與尊意頗未合故舉之以質焉竊聞君子非謗之患失其道之患其不當乎道耶謗之來爲吾箴也當乎道耶吾信吾道而已謗何傷孔子曰不如鄉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惡之鄉曲之善者幾人其不謗者復幾人道之所歸謗之所歸也始毓秀與足下接察其容貌辭氣俊爽超邁於世俗矯矯有鄙夷不屑意竊喜以爲必於道有所聞者旣而問之人所聞乃大異所見噫此卽足下致謗之原也雖然不如此足下與毓秀又安得相知之深如今日哉不幸偶有失計事或遭變故怪駭庸人之耳目用是誹之詛之交口而唾罵之勢所必然也足下將欲弭之乎則必改其故轍委蛇其身折屈其志轉移於頽波濁流之中以取悅貴人而要譽當路世之致身青雲轟烈震耀昂昂然贊廟堂縮符綬與夫倚他人權勢烜赫於鄉里間比比者是也是不特謗之弭將且名之隨而利之歸也吾又知有識如足下之斷不出此若猶將挾其道以遊焉爲衣食計其勢不得不與勢利者交與勢利者交而不能委蛇其身折屈其志北轍而南轅方

柄而圓鑿吾未見謗之能弭也且行高一鄉一鄉謗之行高一國一國謗之行高天下天下謗之韓子曰德修謗興道高毀來以足下才識充所學以極其量後日之謗必有百倍於今不止者又奚從而避之去年毓秀以修志之役從遊貴邑其謗謔而啾啾者足下豈未之聞耶邑人有汪文權者值歲饑以不肯屈節求食夫婦並閉門餓死毓秀高其誼言之於九曾師師更爲作餓死傳比聞人言乃知大不韙於貴邑人謂傳中不宜列餓殍名屏其書不用嗚呼彼文權者鄉鄙小民耳獨忍死維道廉頑立懦死願不重耶乃不能禁謗於身後志道之士其欲望令聞之彰難矣哉况師與毓秀者不又爲出遊速謗之明證乎飭之以倫紀閑之以禮義順以受之反而求之以無失乎道如是焉而已若不然而與遁迹無人之境倡和木石之區猶恐臬音蠅營之亂君耳而煩吾慮也王子壽先生曰順逆擒縱高下在心吐舌如電搖筆如虹入手結尾皆規之以正尤爲忠告機軸大抵多自退之與人諸書出

答龔養恬書

養恬弟足下始毓秀識面荆郡得讀童試冠軍之文輒深詫異時欲得鄙言爲贈惟不堪於懶且以識足下未深欲有言而莫得其要領也不意復自貶損手書數逮謬詢以學問之道足下何所見而爲此懇懇耶自叩吾心無堪持以與人者將欲仍藏其固陋恐誤以毓秀故爲峻岸見拒不愈滋之戾耶夫足下所謂學問爲文

章言也就足下所爲時文觀之固已勝於人矣其不得者命也今且進而講求乎古獵百氏之菁英襲唐宋之法義揣聲效形不過歷一二年踔厲奮發盪決馳驟又已出而推倒一世矣此毓秀所能豫決非苟爲足下作夸辭也然而未足以道古也夫文章之道在先固其根才氣者文之花葉也極盛其花葉則木之根有時蠹極炫其才氣則文之根有時蹶六經子史非文之根也不搖其根而始資爲灌溉者也夫文亦根吾心而已所以存吾心者修辭立其誠是已韓之論文曰處若忘行若遺儼乎若思茫乎若迷柳之論文曰不敢以輕心掉之不敢以怠心易之不敢以昏氣出之不敢以矜氣作之皆立誠之道也夫苟心之不誠則言之未有不妄者也古人往矣試取其言味之咨嗟笑謔如或聞也動靜止作如或見也如臭之不能離乎鼻也如味之不能去乎口也蓋存於中者固斯發於言者真誠能動物而入人之深也是以經歷千年而言不可朽今之以文自雄者其才氣非不可凌轢古人取而以驗吾心若有所隔而不屬者此其不能傳諸久者也蓋不誠則無物言之無物則才僞氣浮而神不全譬之截取樹木之花葉其葳蕤而繽紛者非不足資一時之玩而立見其萎也則豈非以根之先竭乎夫聲色之好嗜欲之緣皆足以耗吾文之根者也足下誠能屏而絕之專精其志慮則古人之書俱在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以足下之穎悟何竅之足批何竅之足導深造厚積而後慎持其才

氣以達之於言又何憂不可方駕古人哉吾持是說以治文恆苦才氣之弱也嘉足下之才氣患其不足於誠故先舉以相質焉然人世如足下才氣者正多或持以自滿矣足下乃不自足而問途於不敏之毓秀其虛而能受者卽進於誠之機也請繼今以言可也

龔定子先生曰於韓柳論文之外別樹一幟識既高卓行文自佳

答葉芭蓀書

芭蓀世兄足下去歲辱尊公書知足下近日嚮意於文章學問甚喜今年春復奉來箋猥欲取法於鄙人辭氣懇篤竊嘉足下具虛謙之衷而惜其問道於盲也無已第就管見所及粗陳其梗概令足下無昧所從入焉其精者深造當自得之來書云欲求得序言附鄙集以傳求傳固善然此非求傳法也無論毓秀未足爲傳人就令今之世有韓柳歐蘇其人亦不願足下若此之求傳也試觀古人集中所列其姓名果盡能厭人心意者耶史之良無逾馬班人人熟誦其所紀載之人苟非有磊磊軒天地者足下能一一悉數之耶倚他人聲勢以爲強正如大府之徒隸爲人供指使効奔走出門輒意氣揚揚曰我固隸名於某府之籍者也其不爲晏子僕妻所笑者卒鮮此甚非所望於足下孔子曰當仁不讓於師顏子曰舜人也我亦人也學聖賢之道且然况文藝之末事乎足下

有意爲文宜先自尊其志所以尊其志者有二道焉自量宜審而取途宜正文章之道如樹木然生姿之優所謂材類之美者也讀書服古所以爲膏腴沃壤也使其材爲槭棘樗櫟之類焉雖植之上腴厚其壅培勤其灌溉及其成也侏儒拳曲亦終爲什物小器之需而已如其爲豫章楸楠也而植之以磽确之地雜之於榛莽之叢培溉不之及雨露不能潤無以暢其枝葉而豐其條幹是將以棟樑之資僅求爲什物小器之用也豈不枉其材哉憶足下兒時已漸然見頭角具聰穎之姿今又有志於古人其慎無以楸楠豫章而爲什物小器也則善矣讀書爲文之法無出韓柳集中其答李翊劉正夫兩書及與韋中立論師道書皆是也足下取而行之終其身豈有既乎顧近世爲文之主途愈雜說愈蕪學者不慎於始則易爲所眩惑有南轅而北轍者矣蓋文之途有二曰詩曰古文其餘詩之流爲賦賦之流爲駢文此皆古人踵事增華揚子雲所謂雕蟲小技壯夫不爲者也詩古文之極軌惟有唐之杜韓兩家猶孔子於羣聖所謂集大成者也前之人賴以備其法後之人莫能出其範當杜之世與爲勅敵者太白也溯而上之由漢魏諸人以訖於風騷沿而下之則唐之昌黎明之何李是已當韓之世與爲勅敵者子厚也溯而上之漢之賈董馬揚周之孟荀以至於六經沿而下之則宋之歐蘇曾王明之王歸是已是皆文之正宗也茲二者掇百氏之菁英窮萬物之情狀以蓄於仁義之藪而

流於性情之真如江河之在地中收納萬川容並鉅細其中豬而爲湖渟而爲淵偪而爲峽墮而爲瀑激而爲湍漩而爲瀨舒而爲清波安流雲霧之所蒸鬱風颯之所震盪蛟龍魚鮪之所潛伏而奮躍萬變具備入而遊者輿則爲幽壑邃谷曠則爲瀛海大洋繁則都會輻輳之區閒則茅屋荒邨蒼葭白葦之場恣所欲往而無不可得其他陂塘谿澗隔在偏隅雖具一邱一壑之勝由其途而不能達亦不害其爲江河之大毓秀固嘗操舟楫具帆檣相尋於洪濤泱泆之中略觀其大凡而惜未窮其端倪盡其曲折也今衰矣徒興望洋之嗟足下挾富強之年力擇一途以從事焉無眩於歧蹊無怠於半途自有貫澈萬派得其會歸之一日行將以一葦輕舟附航海之帆而一寓於偉觀惟足下是望願翦翦焉思附鄙人以傳哉何所志之不宏也足下其幸自勗焉

上張學使書

東湖縣學廩生楊毓秀謹再拜致書翰林提學執事竊以士所重者惟知己古人云得一知己可以無憾蓋言遇之難也毓秀下材自問無以辱名賢之顧然今世士以試之見售執之見賞概號爲知己毓秀困諸生十五年矣五試於鄉雖未中程每觀遺卷輒得佳評入與歲科試輒謬列超等古人以爲難乃毓秀得之獨易又所謂可無憾者毓秀當之其意誠可感然究不甚以爲榮也不甚以爲可欣也於是而以古人之言爲不可信毓秀少時不自知材

之劣喜學爲古文詞竊謂從吾所好與今所謂古學不同其程度不足爲取科名之具故自就童子試未嘗一入古場執事督學是邦人人自奮以爲荆璧靈珠當盡收於哲匠之門而毓秀亦心戚戚焉及讀觀風所命題及札論竊心喜以爲非近世名公所能出乃不自揆率已意爲文藝十餘首呈之將以自占所學非敢妄冀執事之譽也執事按臨郡城乃蒙召入古場賜問所長命題另試作就當蒙加點推獎多士之中凡所指摘悉獲鄙衷察其丰采言論虛乎若深谷藹乎若春風不覺身入其涵而心與爲融也乃知曩所謂知己者其所取藝皆非出毓秀本懷而毓秀私心所謂文者又未敢造次呈教故其評賞非有中吾肯綮宜乎不足榮我欣我而古所謂知己誠非此之謂而真知之難覲也毓秀每讀昌黎文至三上宰相書輒廢書太息以爲昌黎文章道德蓋絕千古當時乃解所鑒賞至使其大聲疾呼於達官顯者之前而仍若罔聞知誠可憫也又聞蘇子瞻得歐陽公之簡拔而後世以爲榮遇執事今之歐陽公也毓秀何人乃得比於子瞻之遇更優以不次之禮拜別舟中留賜飲食把酒論文至夜分不令去當是時執事忘其貴勢而毓秀亦竟自忘其卑賤誠憐才篤而佩教深也昌黎大賢不能及其身一遇歐公之賞以區區之毓秀乃獨得之是雖取世之排金門上玉堂者以易吾榮不願也何則彼之所得一時之倖毓秀所遇古人所難宜其拜別數日舟中之教語猶縈縈在夢

寐也執事特建書院於鄂城選各郡秀出之士居其中討論古義使成其材毓秀亦蒙在選適有家事未卽奉命方擬歲杪買舟赴院行李就具乃天不仁俛失其怙家務旁午拂亂其心食指十餘幼弟弱子都無成丁重以繼母垂老瞻依難離側身東望神魂飛去而身不能與俱也則自以爲有子瞻之遇而榮且欣者反貽以大戚加有昌黎家口之累誠事之不可料雖得知已如執事卒負其長育之深心天之厄我其奈之何執事聞之當垂憐惋抑又思之古人之於知已不必以一時形迹之疏密爲輕重也周處聞士衡之論而前後如出兩人張悌受諸葛之知而死生愈加審處蓋因知已之一言終其身不敢菲薄自待毓秀將鼓其昏惰重自淬

厲文章事業或稍有成就於後日者何莫非執事之賜古人以爲無憾則信乎可以終身無憾矣而必拘於一時形迹之疏密又覺所觀之不達也執事以爲何如前呈詩文一冊適足塵穢視聽想已賜之筆削明歲按臨荊州時當趨棹拜謁冀聆教言永爲紳佩又允賜古文詞類纂一部實爲坊間罕有仰祈攜之行囊亦當來拜領也居憂戚中言無統紀伏惟憐察毓秀再拜

龔定子先生曰通幅紆徐往復大有南豐筆意

上制府張南皮師書

自龍山拜別後二十有三年矣道遠望崇傾仰之忱莫由自達顧執事曩時所教迪與其聲容氣度無日不往復於中藏縈迴於寤

寐所以然者當執事督學是邦以盛年膺榮 命乃獨抑氣降心  
與多士接懇懇款款若家人父子之相詔諭使人忘其勢位之尊  
徒挹其謙光傾其言論深入人心逾久而不忘也執事以綜賅淹  
賈之才濟其宏獎博愛之量其評隲文藝若良賈入肆萬寶雜陳  
目所一過眞實立判其閒希世之珍人不經見取以論定而平估  
之無敢有異議者故至今蜀楚兩邦之士經執事所獎譽其同類  
未有不加敬禮者蜀中書肆凡書籍爲執事所鑒賞必爭購舊本  
刊售以牟贏利紙爲之騰貴蜀楚之士嗜古肆學遂由此起其流  
風至今不少衰非誠能動物公能服人士林之信奉戴佩能篤且  
久如是乎詩所稱有斐君子終不可諉兮者古今人何嘗不相及  
乎而况毓秀受知之深更有逾於恆常者乎夫貧賤之士其趨向  
苟不肯自同於流俗則其得知遇也恆難故或同世而不相知或  
異世而相慕卽或命爲相知亦惟咨嗟歎賞於荒寒寂寞中非有  
崇階顯名則力不足以相振故曰知己難知己而居尊位又負一  
時學問文章之望尤爲難得而可重古今一致也毓秀幼時竊不  
自揆妄冀附於古者立言之列先師龔九曾先生見而悅之導之  
以讀古書復得聞王螺洲先生之緒論故於文章粗知所嚮往及  
執事按臨宜郡遂謬荷推獎凡飲食教誨及所賫予接待悉越常  
格又錄入經心書院肄業特屬學師舉其優行及趨謁江陵又與  
龍山之遊毓秀自顧闕如且感且慚因思所以償知己者必期有

用於世用是益嚮於科舉乃不幸未及與優選之試而慘遭大故  
卽經心書院亦未得一入肄業以受一日之薰陶深孤厚恩至今  
爲歎其後屢試舉場卒無其幸又念歲不我與其求在外者旣不  
可期而其求在我者或終可一冀焉因復盡棄制舉業而更欲從  
其初志用壹意肆力於古文詞惟時龔王兩師皆已下世而執事  
開府遠邦請益無從遂屏跡山谷惟日與古人對晤性苦鈍又善  
忘每有涉獵通其意多不能舉其詞故雖窮年兀兀亦終鮮所就  
加以巖居十餘年連遭坎坷遞喪其二子神智益憊因益放浪山  
水閒兼營樹藝之事思以滌其煩愁引其生機雖時迫窮窘頗能  
持以儉約不肯自貶以一事干謁故於世事都不關問距所居百

榮清樓集卷三

十

里閒有長陽張榮澤者時相與往還唱答切劘以文藝念古人槃  
澗獨寐且可弗諉况同調有耦卽與世長違亦自無悶惟執事內  
厯臺省外撫晉督粵奏疏所陳政教所暨或得之邸鈔或傳於人  
口宏謨不續逖聽下風輒爲之氣奮而神揚嘗與榮澤私相謂曰  
吾儕得以恣意讀書好古寄嘯傲於山林而時人尙不目怪而誹  
笑者皆吾南皮師推獎之賜也使得移督吾楚其實心實政不特  
有以福吾士民吾儕得時親其聲光資其激揚長育庶幾成吾志  
業不至泯沒空山與草木同腐也居恆輒用是言以相感喟天佑  
南服執事竟有督楚之命節鉞甫臨卽思奔謁旣而中沮自惟身  
已就衰而業不加進貿貿然逐眾人之後恃舊恩以求一顧是使

執事徒憐其窮老而自無以爲受教之地甚乖嚮者期望之深心益慚且懼用是引領翹足逡巡而不敢前日月推遷遂歷兩載去年冬張榮澤自鄂謁師還相見覺眉宇辭氣之間倍增爽豁因盛言執事接見之殷勤與新建兩湖書院規模之宏闊毓秀未及其言之終不禁幡然悟勃然興也以爲 聖朝無棄物大匠之門無枉材毓秀雖齒衰力憊不能隨羣俊之後抽思騁詞角逐文場以爭一日之勝而秉承執事之孜孜者二十餘年雖其業未底於成獨不可舉生平所未能自信者一求就正以救東隅之失而冀桑榆之收乎而執事方且大開廣廈以庇寒畯凡在後進咸得與於鈞陶豈其受知之久且深者反惜齒牙餘論而揮之門牆外乎

且執事之門飛黃騰達彈冠振衣雍容而登於 皇路者比肩接踵引見之勤日不暇給且率見不鮮矣而一二耿介孤特之士垂老尙委翳於巖阿忽懷舊恩而修謁憐而教之或且有加也譬匠氏之於材其大木直榦旣就吾繩墨規矩而輪奐之棟梁之矣而其壅腫蜷曲者本不足當匠石之一顧或且因其自然之形勢刮磨洗滌以呈露其詭詭奇特之姿用以資人世之觀玩則亦在大匠之所裁而物或以罕而見珍也且不因其無用而遂使沈沒於沙泥銷鑠於炊爨其受賜不已多乎士之伸於知己非出一轍而迂褊之衷乃以業之未成而於知己之前恥於一獻其醜拙其毋乃自外於生成而測賢者之不廣大也用敢不違千里而進於

聞人執事其垂憐察焉抑又有進者自島夷內款天下多故徵會要約互市聘使之煩幾同古諸侯分裂之勢而荒徼遼遠夷性譎巧偵伺尤難凡中外交涉非具文武才通古今之變識幾宜善調劑則不幸往往召侮啟釁而西人奉其夷教延蔓中土恃火器戰艦之利煽惑凌轢輕數萬里海濤颶風之險時與中國構難往來燁疾勢如風雨聞其國黜陟人才皆以技能爭奇角勝萃舉國材力智巧專精實致卒以濟其富強之謀豈中土前聖往哲宏模遠略典策具在後之人賡續權變以推行之而智力反出其下哉誠以士人積習已深類多持帖括弋科第鮮專精實致之修一旦屬以事權第挾其空疎無用之具以求濟其因循苟簡之私無怪不能有所樹立而甘讓智巧於夷人也及此要約未離中外安堵當國家閒暇執事乃獨致意根本之地萃秀良之士作興其志氣隆其居養遲以歲月用潛祛其倖進冒獲之習寬其窮經致用之力濯磨既久當有豪傑識時務者奮起其中以備 朝廷緩急之需將且算勝 廟堂折衝樽俎峻吾道之防而增華夏之氣未雨綢繆莫切於此此正大臣爲國之深心而非俗吏豎儒之所能測也毓秀下材不足與言 國計然在師門則執事所設施正小子所賴爲啟發者也侍函丈時尙望詳爲教之謹獻舊著詩文三冊平圃志四冊伏乞鑒定詩文別無副本以亟欲呈閱閒有草稿塗乙處未及更寫仰懇曲諒勿以苛禮見罪也干瀆尊嚴謹屏息以

俟命毓秀謹稟

珍珠嶺墓表二則

毓秀先世明中葉自江西清江遷監利七世至端叔公諱自欽康熙戊戌進士曹州知州以長子志道官 贈中憲大夫金華府知府加道銜精古文有鳴鶴堂文集行世實爲我大父曾祖歲貢生 贈文林郎諱志治實祖生員 贈文林郎諱尙權實考曾大父性好學手所編錄古書積百卷名曰鼎鑿娶董太孺人生二子長卽大父次叔祖諱繼魯拔貢生教習知縣未仕卒大父撫諸從子皆成立從父名鍾麟其季也從來宜昌以拔貢生註選州判大父以嘉慶辛酉拔貢生充 實錄館謄錄報滿例得州同親老亟謀

祿養願就教職銓授雲夢教諭官五年丁父憂旋丁母憂服除攝荆門遠安南漳各學道光十一年補黃梅教諭歷十三年遷宜昌教授咸豐元年 覃恩授文林郎任教授八年罷官遂家宜昌同治乙丑三月二十五日卒距生於乾隆丁酉八月十日壽八十有九七年十一月十九日葬宜昌城東南四里珍珠嶺先大母朱孺人先三十四年卒葬監利城南十五里三閭寺子一人先考諱之連貽縣訓導乞養歸後四年卒女二人長姑夫監利監生龔經崇次姑夫監利生員龔經棟孫三人伯兄蔚春東湖學生員後三年卒毓秀東湖學廩生弟毓祥曾孫四人大父字君美號西山性剛正敢任事常面責人過責己輒若忘無宿怨者白事長官前議不

合必力諍嘗曰微官胡足惜顧可紕吾理耶官宜昌府學生二人者以持清議逢郡守怒守示風旨欲大父文致兩生罪不聽銜之由是罷官大父之定居宜昌也監利父老歎曰楊公不歸吾曹終身不聞直言且鄉里捍患無人矣先是大水監利堤缺議興築大父適服除需求次在籍有董家口吳家港羅家月隄三處工最險要縣令廉知大父能敦促之起任修築獨出方計罔顧羣議督率嚴而勞賞優役人樂盡力焉隄數經巨漲不潰故鄉人感之至今而大父實懲故里水患乃於宜昌購敞屋礎田而定居焉誠諸孫曰先人嘗謂我吾不能治生產多鈔書爲子孫菑畚然我幼恆以生計荒業爲此使得有蓋藏具粗糲讀乃專非縱汝曹逸猶先人志

也嗚呼毓秀六齡失恃大父垂愛獨深小時毓秀與伯兄晝從父師讀夜則呼毓秀督課之性鈍讀難上口大父輒倡誦使隨聲讀講畫至夜分不休寢則命同卧處有所問必呼毓秀有酒肴必召毓秀侍食二十餘年來家中鉅細皆父兄決之而毓秀得以勉於學自大父卒父兄相繼去毓秀貿然日耗精於紛營年已三十餘造修鮮所就迴憶重闈聚順之休與其期望之深不勝泫然也大父之葬先師龔九曾先生草墓表未竟而卒毓秀大懼先德之泯也謹續師意並大父所以垂訓者刊諸墓碑之陰俾後嗣克稽所自

先考之葬我大父也命毓秀曰我死必葬我親墓傍念自吾父官

黃梅吾母暨汝姑汝母相繼喪任所十餘年間余三遷柩歸監利  
閒又以應試走鄂宮趨荆郡衝風乘濤往返數千里動經時歲其  
在宜昌又以宦遊違侍半生僕僕無時刻不懸親懷也洎棄官侍  
養十五年兵警水變疊遭親以耄年挺險阻迫艱虞反不言苦余  
亦忘播越之瘁則以居親左右故耳自父歿心惘惘不知所嚮吾  
父之不懼於九京更何若耶汝識之我死必葬我親墓傍嗚呼聞  
庭命迄今未四年而父喪已禫矣古之事親者生能養其志歿能  
永其慕吾父誠無愧是而不肖子毓秀幼卽失恃徒傷罔極逮事  
吾父三十二年以教以養備瘁親心又重以疾病之憂自維所以  
報親者無一有焉先考生平儉約自奉兢業自持年逾六十未嘗

少自寬假以不忍離親之故自甘卷懷而待諸後人乃不幸伯兄  
無祿而毓秀以駑鈍之身絕少建明用慰親願其抱憾有窮期哉  
嘗欲有所狀述以闡揚先德而學行未孚於人言之懼難徵信也  
茲以同治十一年壬申之春樹石表墓勉紀生平而誌之先考字  
星五號小山生於嘉慶己巳年十月三日年二十一入邑庠補增  
廣生馳文譽爲文宗法前明諸賢尤好正希先生試旣不售則嘗  
俯就時好輒四膺薦終不售後以試歸中途墮水流數里方遇拯  
大父聞而傷愴乃絕意科舉入貲授鄖縣訓導自宜昌往鄖必沿  
江泝漢陸行不便大父愈以爲憂官四年嘗三歸覲而鄖陽府守  
方嘉父賢能謂不宜久屈儒官擬贖薦大府而吾父歸志已決遂

以咸豐元年乞養歸同治四年丁先大父憂服除攝大治教諭篆  
三月歸逾年卒實八年己巳十月十七日也卽以遺命於是年十  
一月二十五日葬珍珠嶺先大父墓左先妣王孺人先二十六年  
卒葬監利城南十五里三閭寺先大母之原先墓在故鄉者年遠  
不敢遷祔新兆後嗣閒歲當往展拜也先妣王孺人生伯兄蔚春  
暨毓秀繼母王孺人生弟毓祥女弟一人孫四人存澤存濬伯兄  
出存淦存準毓秀出

龔定子先生曰不加采色語語自足動人深得子孫傳述祖父  
作法

贈朝議大夫國學生葉公墓誌銘

榮清樓集卷三

六

皖之蘭墅老人有孫仕於楚曰均生大令奉公事居夷陵以文字  
交於毓秀爲人坦率無雕飾善醫工詩及書法篆刻皆精妙毓秀  
怪其術藝之多大令曰醫傳諸吾父詩字篆刻則繼先大父爲之  
也近吾皖數百里凡有劇疾及誤於庸醫吾父救而存者多矣吾  
耳熟之而粗有傳也而先大父則逮事之日淺長省人事僅見所  
著息園詩鈔十卷書法指南一卷並刻印數具旋燬於兵燹吾繼  
爲之期無忘舊而已然大父之行事鄉里多能言之視聞於庭內  
者尤悉蓋其身後數十年猶相與咨嗟不能忘於人心也願尙無  
以誌諸幽者子能文又善子願以狀乞銘乃係之曰公姓葉氏諱  
士斌字質存歙縣人蘭墅老人其晚號也事繼母以孝聞少以治

生計棄科舉業嘗商粵得金數萬號爲康裕已而市肆不戒於火  
居積一空其始戚舊中多以資來託權子母爲活計至是悉無以  
償公曰天災我自值彼係身家之重顧可藉口不償乎公盡鬻家  
具償之由是家頓窘公處之如固然者乃益游心文墨凡吟咏揮  
洒鐫刻之事皆自其困乏時爲之樂之終老不厭脫然無少繫念  
也嘗與昆季析產公當別遷乃近季舍營室新室基特高旣構矣  
季忿言故爲高屋凌我耶公立命短其柱五尺改構焉家人或謂  
成功不宜毀公曰營室爲安居也違兄弟歡安於何有卒短而成  
之嗚呼公隱於商賈未深講於儒者性命之學乃能不以所遇之  
豐悴不時一易其冲和樂易之天而其心之適與不適率視乎父

母昆弟親舊之心以爲之準其天性誠有過人者宜乎長繫於人  
心而獨惜其及於物者未遠也夫古有積德於身不及施而待後  
嗣者今令嗣馨谷先生能以孝友繼父志又爲良醫濟人數百里  
閒此足推拓公德者願尙寄乎術也其孫均生大令且將綰邑符  
臨民矣而於其祖若父所爲之藝事尙兢兢守之不忘况其大者  
乎則公之積厚以待遠施者其有在乎公生於乾隆辛丑正月二  
十日卯時卒於道光乙巳十月二日丑時享年六十有四曾祖某  
祖某父某母氏某配胡恭人生子男七人裕模監生六品軍功裕  
鑒昶軍功保舉花翎江蘇候補知府未就次卽 贈公以朝議大  
夫爲名醫者也旭議敘八品銜裕兆候選從九品世襲雲騎尉裕

恩監生裕燮孫男十一人熙蔚熙蔭萼出裕模熙夔監生本出裕模嗣裕鑒後熙鏞熙錕附生湖北候補知縣卽均生也熙鉉候選鹽大使出昶熙芬監生出旭熙鐸附生本出昶嗣裕兆後熙耀出裕恩熙輝出裕燮曾孫幾人公之卒也殯於邑東九如亭側同治己巳四月朔日遷葬休甯縣西鄉八都苦竹嶺越六年東湖楊毓秀爲之銘銘曰

居業於末而豐於本惟德之益而已自損將耀於後而光先蘊不信乎觀其子孫之勃興而蕃衍誰謂天之福善也其或緩

龔定子先生曰敘事處有聲有色不蔓不支可當得一潔字

閻汝濟墓誌銘

紫清樓集卷三

七

公姓閻氏諱大忠字汝濟曾祖某祖某考某世居夷陵江南岸之紫陽鄉厥考始以販賣起家遷城內公少好讀書迫生計棄而學賈顧其天資肫篤表裏如一和氣溢於門庭介直聞於鄉里世之治儒術者其操行或不能逮以故毓秀於士類交或不暇徧及而與公鄰居前後近二十年與其子弟游未嘗三兩日不相過從私謂可藉以矜式故於其卒也樂得而銘旂公口吃性直而好諷諭每與人莊語人竦聽亟不能成辭及聽語畢或笑遣之以爲誚戲隨而諦審始悟辭意皆有隱射中者輒內慙故人有遺行者見公在輒不能安坐而去邑令有不諧清議者羣擬上訴會公詣縣白事令從容問公聞外有議以余狀臺控者果有之乎公曰有之問

議誰創答言頃過市市人同聲稱令狀宜控其姓名殆難枚舉令爲之默然其敢爲直言多類此公兄弟三人事母咸以孝聞次弟兆桂拔貢生廣西知州頗著廉能而季弟大廉以善賈廣結納慷慨好施服御供給近華瞻然見公心嘗懷懍一切家務必諮公始行公嘗布履敝衣參居其閒弟亦因自斂抑飭子弟皆有法度岐嶷踵出彬彬向文學焉故公一門食指數十餘人羣處和輯緩急有備而使兩弟得各奏其才猷無內顧憂者皆公之力主族政凡數十年族中愈稱公直公以監生加府經歷銜又以弟官 馳封奉政大夫恭人某氏生子男二長啟昆邑生員芷江縣知縣次啟纘女二以同治十年某月某日卒以某年月日葬於某原銘曰

榮清樓集卷三

九

非美其樸也美其質無缺也非善其直也善其用不折也古之人歟古之人歟吾其永懷此芬苾也

清封振威將軍河南河北總兵官王公墓誌銘

公諱家琳字朗齋太湖縣人曾祖應選生員祖天榕監生考大猷生員均 封振威將軍嫡母呂生母羅均 封一品太夫人昆季

三公爲仲起家道光庚辰進士充藍翎侍衛出爲貴州平遠營守備累遷至湖北施南副將咸豐二年攝宜昌總兵篆粵逆竄湖南奉檄會勦以偏師解安仁圍長沙之役屢與提督向公榮犄角著功因有河北總兵之 命三年接篆永城就討捻逆主將與不相能亟督戰陷陣傷股扶救歸事聞 命回籍養創公之出師家屬

寓宜昌遂於是年冬就寓而以同治二年九月初六日薨公素愛士卒鎮宜昌適軍興餉缺出私橐千金贍兵食歲饑捐廉倡賑郡民賴安其戰牛頭洲也兵失利屬弁姬聖伯素忠勇殲焉公哭之三日有所愛馬戰之前夕病且不食公顧之咨嗟曰詰朝事非汝莫濟奈何馬側聽良久忽騰躍示可用飼之則盡一石遂騎以出盪決迅軼倍甚尋常後大軍敗公瀕於水追且迫馬奮身入橫流士卒皆拽尾相制以渡得全活百餘人公曰此吾德馬養之終其齒非有急弗乘授官補職必以功有親屬從之數十年冀得一職終不可恩法明故能得士心戰輒樂輸死雖深入遇伏卒脫險舊屬兵弁及士民至今多感道者公白皙美髯洒如也足頗蹇語嘗

紫清樓集卷三

辛

以身病不能效節爲憾嗚呼使得不制於人而寄任專閫其建樹安有際哉公以同治元年 覃恩封振威將軍元配黃先公二十年歿繼室陳均封一品夫人子三邦佐蔭生湖北候補通判出副室徐太安人邦全從九職邦定湖北候補從九出陳夫人女一出副室楊太孺人適東湖拔貢楊鍾麟享年六十有四其始薨也擬歸喪先塋權殯焉時旣淹久不能歸乃以同治十一年十月四日葬公於宜昌城東北五里常家灣銘曰

驥也而絆其足車也而脫其輻弗獲乎帥而驩於卒其以將略之未張者遺後嗣福

龔定子先生曰銘語奧質而鍊

懷來縣教諭段君墓誌銘

君姓段氏諱金輝字對軒號樺林世居蠡縣之布里村曾祖諱希程祖諱士雄武庠生尤好讀書年八十能背誦六經不遺一字父諱永凝廩生以子官 贈文林郎生六子其季為君君為道光己亥科舉人大挑二等用教諭幼篤天性父母病輒廢嬉笑嘗以手承唾終日左右其間十歲遭父喪哀毀過成人弔者增慟焉長以文藝見賞於學使潘公某為延譽公卿閒而山西學使孫公雲溪聘往校卷君所校孫公輒傳示同幕諸友舉為法程會有以金啖君求薦者君拒不受亦不言孫公知之益重君誼君有兄以進士官潞城知縣以事被議發新疆年衰憚於役其時君將以次銓得

榮清樓集卷三

五

官矣毅然請從兄不欲以累之君曰予違兄輒不快因棄其所謂校官者而偕兄為萬里游雲溪學使壯其事為之賦詩贖金以行嘗以季冬出玉門關踰雪嶺經瀚海白草黃沙數千里絕人迹晝冒風雪行夜寄車中宿君則日麤兄以其詩往往並轡而索句凡所覩夷風番俗怪山奇水罔不意繪筆鐫入於墳篋之奏蓋自被遣訖 賜還四歷寒暑困於輪蹄者往返逾歲未嘗使其兄知謫戍為苦也兄為作聯吟出塞圖一時題詠者數百人始君父兄咸受徒鄉里並敦學行為遠近所重稱宿師焉君之歸自新疆也嘗一出攝懷來縣教諭篆數月罷歸遂家居教授游其門者多膺高第羣從子姓崢嶸角出競聲於鬢宮一門肅穆傳為美談尤好與

族黨談孝友敦睦事族黨敬君節行多感而化於善者嗚呼自學士相競於科目而世之挾其制舉之學抗顏稱師者津津求肖於他人之聲音笑貌以爲能而於性天所繫反隔膜置之假聖賢切身之理爲闕茸階榮之具其褻古人也實甚君承其世德卓卓自樹以型族而化鄉而世俗所持以自多者特有之以爲末也君卒於同治十一年八月初一日年六十有四以某年某月某日葬於某原著有詩經拾餘錄鹿莊詩草西征詩草存於家配王孺人高陽武庠生鳳雲女子三德涵生員德澍廩生德鴻女二長適同邑劉某早卒次適高陽廩生齊令辰君卒之三年其友人太守高陽劉君祝頤寓狀於東湖楊毓秀乞銘焉銘曰

紫清樓集卷三

三

撥其本者窒其文慕於外者樂匪真惟君受於天者純克紹厥先芬以篤於鶴原胼足喘息之弗憐而不忍違於同氣須臾之歡是卽以茂道根而濬文源宜其聲其詩溢於言者咸嗚豫於天倫而流慶於後昆嗚呼此豈不榮於紫綬與朱輪

龔定子先生曰敘友愛處惻惻動人文亦樸茂知其寢饋於大家者深矣

亡兒崇準墓誌銘

楊氏子崇準死其父毓秀銘其墓以父銘子古罕有也爲不忍銘也今者將藉諸他人之文恐失兒之實是不自銘而愈不忍也乃涕泣而屬其辭兒有兄曰存淦年十九而殂矣兒少其兄七歲其

時毓秀遂挈家來居柏灣率兒讀蓋十年未嘗一日與兒暫離也  
今者余五十之年而兒又死兒死而余無子矣獨兒遺兩男長孝  
棻才三歲以嗣其兄次孝楨才歲餘耳嗚呼憶先君易簀時指兒  
命毓秀曰是宜善教之將亢吾宗者也豈意竟至於斯耶蓋兒之  
事親也藹藹愉愉有進焉而若慮意之違也其於諸昆也怡怡閭  
閻有諍焉而竊懼情之乖也而其於朋友也則又懇懇侃侃不憚  
諫之切而言之盡也平時絕喜辨說心之所蓄口不能秘也乃其  
潛心於古也讀書盡數千卷學爲詩古文積數年又絕不令余知  
也余知之矣察其辭色覺所造未厭所求尙不足使余知也及觀  
所爲詩則已高視闊步駸駸窺盛唐之藩籬其佳者幾升何李之

堂矣其讀書爲文字計也然於司馬班范之書凡用兵道里所經  
要害所扼棄取得失之宜皆綜合諸傳紀比勘互質統會於心而  
得其要領於楚漢之際言之尤悉昔王夷甫稱張茂先論史漢靡  
靡可聽吾於兒一遇之焉蓋兒不暇自見所長恆亟亟自攻其短  
死後檢遺篋見所自屬草抉摘紕繆手自評隲下語痛切嚴師畏  
友不啻也故其偶有過失一聞箴規之及未嘗不心折而力改也獨  
嘗以多言爲不能自克要所言者特秀及米鹽凌雜之務亦不一  
涉於詭浪也而兒當彌爾時猶自懲曰多言大是兒病嗚呼其用  
志概可想矣兒旣死檢得遺詩四十二首雜文三首皆其所屏棄  
於故紙中者兒字甲曾號直生母曰王氏妻曰趙氏以同治甲子

五月十七日丑時生以光緒丙戌六月十三日卯時歿卽於次年二月日葬於猗亭後七里冲其伯父子相公墓一里銘曰

璞期以爲璋琢礪以缺材期以爲樑拱把而折其生也疇德其歿也誰戕理則難測天也茫茫

先兄子相府君墓誌銘

嗚呼君之卒距今十有八年矣其孤存澤嘗磨石以俟毓秀之銘歷時久而未得屬其辭今衰且憊重以家難之難堪恐一旦不及爲遂至追悔之無及也乃勉而誌之毓秀於君爲同母弟旣早失恃而毓秀又以弱齡嬰疾沈痼幾死惟時家政一切先君子舉其綱君獨當煩碎而以閒逸任其弟疲命於寇氛顛躓於江浸奉重

闈攜小弱襍被裏糧蒙犯霜露席不暇煖者蓋十年而毓秀生三十年薪米鹽布之貴賤家用之有無贏歉舉皆不關遂得從容悠游保其羸軀以至存活於今日而君則舉其一日未宵之躬未及強年而溘逝嗚呼其可痛已君之生也甫彌月而先大父自監利挈家官黃梅居七年而毓秀生又七年而先母歿舉家以母喪行歸葬監利隨卽赴宜昌任所及大父致仕就居宜昌君與毓秀遂入東湖籍而皆爲其學諸生後君嘗一隨侍先君子之官大治三月歸歸五閱月而卒嗚呼方君之在世萃四世於一堂雍穆休和自來東湖二十餘年不聞有哭泣之慘何其幸也自大父卒閒三年而君卒其後死喪頻仍毓秀甫及五十而其兩子皆已不在俯

仰身世覺後死者徒多增其涕泣悲哀之歲月則何若君之早世  
爲洒然也君諱蔚春字子相別自號率性子爲人坦易真率不設  
城府與人交無貴賤貧富視之如一絕口不臧否人然喜飲不能  
自節醉後時以直氣凌人甚或及於忤罵醒輒創悔謝過人亦皆  
諒君之無他腸也受人付託切於自謀自朝至昃奔走勞瘁未嘗  
自道苦亦絕不責報於人爲童子師勤於教導嚴而有法凡子弟  
經君受書者及君之卒其父兄皆曰近世師求如楊先生者無有  
矣君以道光辛卯九月十一日生以同治戊辰十月二十日卒以  
某年某月某日葬城南六十里獠亭後田莊上先曾大父松岡公  
增生封文林郎先大父西山公文林郎宜昌教授先君子小山公

紫清樓集卷三

五

修職郎鄖縣訓導先母王孺人配王氏子二存澤崇濬皆東湖學

生女一適陳氏孫 人銘曰

後擁荆門虎牙之雄前瞰夷道清江之衝長江襟其西羣山衛其  
東坦衍壯闊而君宅乎中泐銘元石永奠幽宮  
襄陽府訓導楊公墓誌銘

公諱之閔字騰九號瑞卿其就童子試易名曰鍾麟出仕時還其  
始名於毓秀爲從叔父楊氏世居監利先曾祖 贈文林郎松岡  
公生二子長卽先大父西山公次憬川公諱繼魯以嘉慶癸酉科  
拔貢充八旗教習用知縣 贈修職郎生四子公爲季四歲而孤  
矣先大父教授宜昌時公來侍伯父任所後遂著籍東湖以廩膳

生考選咸豐辛酉科拔貢 朝考列壹等矣覆試以一畫誤書黜  
之遂以直隸州州判注選後復入 京師請改教職授襄陽府訓  
導公介慎自守而戇直少文與人接言不能飾其意貌不能匿其  
心然人咸服其長者在襄陽守正率先生徒學中敬禮之異於他  
師生有居屬邑者不得於其邑令令牽他事黜生公愕然與教授  
商馳牘學使暨各大府爲生伸理府守素左袒令聞之以爲教官  
吾屬吏何有事不先關我月朔釋奠 聖廟羣寮咸在守作色呼  
兩教官詰責教授者老矣氣塞不出聲公獨曰學校事學政王之  
例不白守必如守言 朝廷亦安事教職爲耶且今日之會非所  
以示威屬吏守爲默然會大府皆曲令而直公竟還生衣頂守益

憾之旣而府幕中友密遣人諷公能賂百金可免劾公不應歲終  
大計遂以下考鑄職嗚呼教官者名特美其實無可展施適爲闖  
茸腐儒所託身耳凡宦場便捷趨避號稱能員者所不憚狎玩而  
武斷之者也顧士或爲貧而仕不能貶損氣節則亦樂其閒散用  
自別於趨走之吏故毓秀先世多骨鯁不諧俗輒以教職世其家  
然先大父岸節居之近四十年數與州縣吏相持不爲少屈其時  
長吏多能諒之最後乃見黜於府守先君子嗣爲之亦且以方正  
見重同寮其去官也以乞養歸公乃不終任而屏矣微員無繫世  
重輕然直道之不容於此覘世變焉吁可慨矣公居官三年歸惟  
日以棋酒自娛朋從讌聚其去職之由未嘗一言及之人於是愈

服其長者歸五年以光緒丙戌三月十一日卒口年五十有三  
年葬宜昌陽江十五里天王寺地奉太孺人生她王太孺人皆附  
悼川公墓葬監利城南十五里三閭寺配王孺人太湖人宜昌人  
兵官璋家珠之女克勤治家和於戚族先公四年葬宜昌陽江  
五里李家壩男心鑑女二長適太闕王志瀟次許字江陵鄧承渭  
孫崇滑毓秀傑升此生已往之歲月親屬聚愛於公石久自少時  
蓋同塾讀夜共寢愛志相救援遊燕相歡醉有事相督度蓋三  
十餘年卒間也公歸自襄陽毓秀居柏灣六時時過從不絕相隔  
僅一江未及聞公之疾而遽以山向告公卒踰兩月半竟復繼烈  
年未竟左右前後四顧無附不知此身之何所繫屬也則操筆而  
泣公之墓痛其有既乎銘曰

哭梓脂韋足肥其躬如弦之直而澀其逢植根不挽條乃後豐徵  
此銘石允昌吾宗

胡母沈太宜人墓誌銘

沈太宜人者為藍運司經歷 贈奉直大夫江陵胡公善亭構聖  
諸出側室公有男四人長君國子監典簿希湘兩農實出元配陳  
太宜人次主事希庚少自次光祿寺署正希森木君次希坦履之  
皆太宜人出也公之享太宜人才二十餘繼室陳太宜人者不喜  
尚家事、字鉅細悉以委太宜人而太宜人事嫡獨謹微皆諮  
而後行未嘗少自專恣終嫡之世二十餘年如一日胡氏家素贍

太宜人能持以勤儉服御操作無異寒去毓秀容於其家既彌旬  
月夜分嘗聞紡車札札則太宜人猶未即安也家中內外暨舅婦  
均役供使令者數十人言語趨走肅肅翼翼內庭從不聞啼哭聲  
諸役徒軍皆父子姑婦繼代以備至數世不易王則嘗數太宜  
人御下寬處有法尤不以私意為愛憎趨棄田人也魏氏訓子弟  
十室經籍其率性慧者未成童十三經已徧誦矣善序公允祀師  
儒故長君兩度年近五十猶背誦諸經如流水終歲與子若弟問  
難考義不少袁太宜人能体公志於千里外聘名師教其三子脩  
脯供給必豐必虔故少白昆季雖早失怙而皆彬彬儒雅以礼相  
推讓授室同署數十年無閒言者則又太宜人預教之得其道也

卷之三

二八

始道咸聞沙津江隄頻潰市人多驚徙公挈家定居部垣營構甫  
就而粵寇大至公奉臺檄分督鄉圍城守命而農少白率家屬出  
城而已盡意修禱時太宜人方免身本君履之尚在襁抱皆雷  
城中城陷與公隔不相聞太宜人偕諸婢姬皆禮簪縷形為乞丐  
狀匿僻處相守數晝夜眠食皆絕賊不及察遂乘間抱搯二子狼  
狽逸出冒風雪忍饑餓間行走麻城山中方喜與兩農幸會而公  
凶問至以殉城赴水死矣嗚呼鄂城之陷士女死者數萬計而  
太宜人獨於鋒鏑中倉猝計萬全脫兩孤於危殆雖公忠義之振  
委其費難艱貞豈所望於兒女子者哉厥後諸子既長上其節行  
於大府為請於 朝將裨換而旌之太宜人聞而止之曰吾不幸

際連瀆而有此表著以邀名非吾志也卒不許嗚呼可不謂賢乎難  
平仍歸沙津居二十一年而太宜人卒實光緒十年十一月日  
也享年五十有以某年月日葬某鄉某原女子子一人嫁江夏  
庠生李逮志孫幾人毓秀與胡氏再世結姻知太宜人事尤悉故  
少白昆季以銘屬焉銘曰

處夷則理濟難而康人愕其畸自率其常秉茲肫肫焉事彰彰孰  
曰女職惟酒與漿勞而不施實愧士行我銘於幽歷久彌光

胡母鄧黃兩孺人墓誌銘

毓秀往還江陵主胡君少白家得見其族孫魯生名存燾者貌癯  
而氣清髮毵毵覆耳不以容止自矜察其旨趣一若獨行邁往不

榮清樓集卷三

三

屑屑逐俗好者獨喜就毓秀談言論簡質而辨爲文辭書畫能蘄  
志於古然談次或遇他客至揖讓未竟回視魯生輒離席遁矣毓  
秀怪其生長華瞻之場獨能勵清介無少習染以爲難得少白曰  
是其父蓋廷諱賢輔敦孝行年五十以母喪毀沒其外王父則邑  
名士鄧君孝旃也孝旃性豪邁贍文辭嘗以萬金貸邑令修江隄  
郡人賴以保全毓秀曰若是則魯生之爲良士有自來矣用是情  
好日密光緒戊子之秋毓秀復以事遊沙津魯生持其兩母之狀  
以墓銘請狀之略曰吾兩遭賢母不幸皆早世命也而吾母鄧孺  
人之卒吾更在髫齡其生平不能盡悉吾大母竊時時念之汝母  
早失怙恃依汝從母某以居幼習女訓至其婉婉純懿則天性也

自來相汝父幾二十年賓敬如始至閨闈內從不聞喧笑詬諍聲也其事吾能體汝父之志以致之於吾從無幾微失吾意也於奴婢未聞加詞謔也惟體羸善病吾愛憐之甚嘗撫摩而顧復之汝母亦自謹私衛嘗恐以疾貽吾憂而卒以早喪此吾所以嘗戀戀而不能釋也吾之得聞於大母者如此而已母之卒也大母慮吾與弟不得所養及繼母黃孺人來歸事大母一如鄧孺人撫吾昆弟一如己出於是大母益變成爲喜先是家政一秉於大母及年衰倦勤思得代者而母居常簡默粥粥若無能大母特以爲歉旣而大母以六十開壽筵姻婭畢集母外則替服款接女賓內而中饋盤匱皆獨任之事辦而禮無失族戚稱其能嗣遭吾弟之喪哀

姑弱痿號慟徹旦暮母上下其閒哀爲之減於是大母益憊矣乃歎曰始吾不知新婦之才也今且老矣乃悉舉家政授母母所拊擋無弗如大母意者大母之棄養未出浹旬先君繼卒不肖遭變不勝大事母於號哭傷慘之中經紀兩喪凡附身附棺葬祭之事悉致誠信勿有悔焉母平時在儕輩中無所異及遇急難臨事能斷措施裕如有踰恆常者嗚呼生我者旣孤其劬勞矣而鞠育者又不克報德於萬一此余小子所以抱憾終天而冀得銘其事以傳於後也毓秀曰信乎孝子之錫類也身孝其親而兩妻與子咸次第以馴致其孝眞所謂不匱者歟吾聞蓋廷君之卒族中有利其孤寡聲言先世析產未均將控官伸理冀賺其貲財黃孺人察

其罔也聚族姓公論之則理屈而辭益齟徑襍被入據外庭日肆詬詈孺人更不與校酒食供具館以客禮居久之察其計窮氣索開出婉言批竅窾以陰折之其人卒感愧罷去自是無敢生覬覦者然則蓋廷君之在也有鄧孺人之温淑以助承順之歡及其卒也有黃孺人之沈毅以弭侵凌之患一若時其險夷以爲補救而陰有部署之者而魯生之志尙且豫知學行之成於後日則天所以厚蓋廷者正自無窮夫孝子之事親初非有爲而然而其所獲之報正足以示勸於人子則二孺人之賢其烏可以無銘黃氏亦江陵世族孺人父諱某孺人幼有烈性隨父母避兵難輒懷醜自隨冀賊近卽引決旣而賊不果至家中廉其事而奇之母病禱於

神願以身代而母竟不起爲絕水漿數日將以殉人勸以父老無子脫汝死萬無生理乃強進食後遂恆爲兒嬉戲狀用博老人歡父甚憐之擇壻綦嚴慕蓋廷君之行而妻之兩孺人皆君繼室君之卒遺命以元配毛孺人祔葬自有銘鄧孺人卒於同治癸亥二月二十二日得年三十有三以某年月日葬邑之八嶺山生兩男長存燾生員次存杰後孺人十一年卒黃孺人卒於光緒庚辰七月十八日得年三十有九女一適鄧某以某年月日葬某原某年月日遷其匱與鄧孺人合塚銘曰

温煦者春肅厲者秋遞成歲功二母實侔隨夫奉姑佐以怡柔和風滿幃愛日悠游前母之孤以哺以扶防其漂搖毋覆其巢出各

當時孝思之酬生相替代歿同隴邱銘石納壙德徽並流

誥授朝議大夫江蘇補用知府葉公墓誌銘

公姓葉氏諱和字馨谷晚號蕙翁歙縣人爲人仁敏有識度出己之餘贍人之歉自同產馴致九族之外訖於行路一若其分內所宜盡有見其泰然自得而已然公名獨以醫術顯少讀書卽隱然抱利濟之懷旣慨世風之替則曰仕宦未可期古人云不爲良相當爲良醫孰與小技活人猶愈於受轄於人者乎同縣有名醫陳思敏者執贄事之久之盡得其術思敏自以爲不逮也家素豐以遭回祿致中落食指六七十嗷嗷待哺公曰以醫牟利非素願也然古有康伯壺公其人我亦何憚而不爲乃懸壺休甯市投劑祛

葉清樓集卷三

三

病如探囊取物以所取值給家用猶以其羨資貧者蓋公之爲術博蓄精取不專主一家疾非沈痼不輕投峻劑所製方率平易近人人始多易之酌盈劑虛善爲巧發奇中及驚其取效之捷乃稱神焉聲名噪於皖浙江淮閒病者聞葉先生至不藥有起色矣一時鉅公貴人爭延致之粵賊起皖境悉遭蹂躪時京堂張公小浦奉命爲皖南團練大臣於所轄設三醫局以濟軍士檄公董其事公嘗從容論曰昔歐陽永叔嘗以醫喻治以爲邪氣之入正氣之弱也欲攻邪先輔正今之團練誠輔正之良劑所患上無恩信以御之下徒知倖功以便私則氣終不強耳京堂聞言而壯之引公自助公爲設法定制去其煩苛撫以恩信瘼皆奮發樂用遂率

以助官軍犄角擊賊屢著奇功隨克復婺源城以勲由縣丞累保至五品藍翎議者謂功厚賞薄公初不較也京堂旣內召防團撤而賊逾熾乃以同治壬戌避地江右取道樂平樂平團防素著屢摧賊軍聞公至爭挽公畱與計事公私計樂平地當賊衝人情悍狠難繩以法度可小獲雋賊大隊至軍當覆矣力辭去徑走南昌旣而樂平果陷悉如公所策癸亥甲子之際賊虜聚江右殆十萬作長圍將困省垣軍門鮑公春霆帥師來援會時疫大行軍門旣病戲下死亡枕藉軍不得前而曾文正急督師羽檄日數至撫軍沈文肅遣公門爲軍門延醫公往一藥而起乃大合方劑爲煉丹徧給士卒起死扶危軍勢乃振軍門遂得以復撫州肅清江右至

今江右猶盛傳葉公救急丹云策功首公晉花翎知府發江西補用公在軍軍門采其議數獲勝及東南解嚴軍門銜 命援秦挽公同行至九江以傷脅解軍歸公亦止時有諷公之官者公曰大軍之後當有大疫吾以醫保全鄉里足矣安事官爲自後常往來皖楚閒爲人療病無虛日公之走南昌也族黨姻婭臧獲僕圉之徒從者且百人皆藉醫以給之旣而江浙盡淪爲賊藪避難者紛紛趨江右鄉人知與不知扶攜老幼狼狽投止日益以多公於鋒鏑顛沛之際以用醫之餘力爲之區處籌畫拂其翹羽平其嘵音病者授藥劑死者具棺槨送往迎來日不暇給而公悉以從容談笑應之傾囊橐不足或假貸於人終始無倦容無德色時相國

肥李公見而歎曰葉君真今日之管幼安也蓋服其德器之優宏如此嗚呼公志存濟世材力既優值世亂需才之會又多與當路相識獨不一藉手以抒所負徒託於技術以成名豈其意猶有不屑歟然則公之所蓄誠有非常情所能測度者矣公自六十後始懸車不外出築室休甯傍室治圃壘石廣植卉木時集朋舊飲談其閒嘗曰吾鄉者擾擾竟日心氣未嘗不舒今老矣非遊宴無以適意也優游林泉者十餘年爲人診病至老猶不懈云著有紅樹山莊醫案十二卷以光緒丁丑正月十日卒年七十有二十三年十月二十日與配江恭人合葬休甯縣北汪坑原恭人先公卒勤儉慈惠稱於族戚公每有義舉恭人必力贊成之毓秀嘗銘其先

紫清樓集卷三

詩

大夫之墓所謂蘭墅老人者也故先世不復載公四子一女熙鏞早世熙錕以諸生從戎保同知銜湖北知縣棣禮候選鹽場大使熙鐸附貢生出後叔父玉芬承襲雲騎尉女適某某孫八人長光祖舉人次某某熙錕字均生其往仕楚也公誠之曰汝固知醫者醫以方殺人官以律殺人均也汝當以詳慎寬仁居官卽吾所以爲醫者推之可耳不願汝爲能吏也均生服父訓三十年無改亦以醫名楚中毓秀與均生交最久習知其先世行事故屢以銘屬焉銘曰

操一勺器挹彼江河取用胡少儲待則多羊腸峻阪人望卻步騏驥之駕容與坦路志則禹稷才則管樂託於微技已徵遠略施蕲

於躬餘後之慶屈伸轉圜視此銘章

節孝王孺人墓誌銘

孺人姓王氏東湖貢生德振之季女母曰嚴氏孺人之父爲毓秀繼母從舅又爲余妻世父也故孺人於余爲外姊姊生十九齡適同邑蔡氏蔡氏以服賈起家姊歸一二年而家落矣不能自存時就食母家已而舉一子夫旋沒遂終世依外氏以居撫子成立見兩孫終養其父母父卒年八十餘姊率先諸弟承奉親側三十餘年節適其寢膳伺察其喜愠怡以溫言愉色使老人終其世無懊惱困憊之苦於家人無長幼悉遇以和敬而弟姪輩亦皆嚴事之如諸父昆不礙於他女兄弟姊妹行也蓋其淑慎莊靜自然出

於性成故能起敬於家人若是姊之就養母家也姑尙在女家迎養焉姊嘗以不得奉姑爲歉不時致殷勤候問及姊之將卒命其子曰我於姑生不能盡養沒又不能厚葬我死慎毋以絲帛歛我致重我不孝汝其速治歛具及我之見也子如命爲治衣衾悉以布姊一一檢視訖頷之曰此亦重費汝矣性尤好潔平時治饌澣衣及什物非經親手加檢察不輕食御臨終舉牀上帳衾衣襦悉命撤移他處徐乃屬纊焉蓋御之以死家人或以爲不潔而預慮及之此雖其結習亦足徵貞恆之德至死而不渝者也姊卒於光緒壬辰九月初四日距生於道光丙申三月初六日得年五十有七以是年九月二十四日葬郡城東南五里金家臺請旌入祀節

孝祠子華釗請於余曰母居常謂我吾身遭迍邇命也世之苦節如我者數數矣無足稱者然在汝視之自有汝身零丁孤苦家無絲粒之積託外氏以長爲汝母者其視居常履順而曰母氏劬勞者要有閒焉我死汝必欲有所述以毋忘汝母之苦也吾於羣從姊妹中惟與楊氏媿最親我之性行心跡皆能曲喻之而楊丈又夙有文譽當以銘幽之文屬之敢請然先是余已從妻請而爲之傳矣乃復銘之曰

惟玉之溫兮確且瑩貌莊而肅兮氣夷以清運之屯兮持以貞喪所偶兮篤所生以女德兮兼士行峽水涵蕩兮峽山崢嶸千齡萬祀兮廟饗維馨

女如意碑陰文

榮清樓集卷三

美

吁此女也九齡殤如意其名姓維楊句讀字義意能通兒死母痛絕水漿女亦輟食泣親傍貞篤淑靜天所成臨絕婉轉呼耶孃痛之十年心猶創歲己巳生丁丑亡蒼黃居諸歷同光歸骨城南依厥兄距兄之死三月強去年更遭仲氏喪地下花萼甯淒涼父曰子堅母氏王乃翁作銘摧中藏綽公筆意如鳳翔乞書此石流芬芳

鄒理臣像贊

皓月澄潭彤雲爛霄仰惟君範實與之曹幼志於學貧不爲撓破壁寒燈與蠹爭飽晚乃涉世抒其肺肝千金之重一諾一然人之

有過如疾嬰體砭以忠言豈計逆耳排人之難急於救焚噓以春  
和立解層冰德我怨我何與我慮求心之安自得善處糟邱高營  
眞氣獨往百杯之後神彌清朗曩修舊好禮嚴父執乃更忘年與  
爲酬答春雨翦韭秋風采菡銜杯幾日遽返其眞拜瞻君像警欬  
如聞靈其無恫有酒盈樽

陳虛谷像贊

岸岸陳公姿秉剛毅忠以謀人嚴於自治屢中之財貨殖是寄用  
豐甘旨孝養不匱親年大耋際世顛躓江淮閒民頻毒烽燧推厥  
孝思同本用庇相宅深山奉親往避廣營宇舍持糧儲糒曰主於  
我招徠族類婦安嬰織兒樂嬉睡合族恬然咸飭公賜原火之燎

榮清樓集卷三

毛

瓦玉同碎烏驚獸逸救死不逮乃獨從容濟其博施大節若此其  
他可概終親之養粉榆遷地曩商峽州攜家來萃旣蕩之業重振  
廢墜佐理者誰實爲哲嗣庠序振聲銳於文思運其餘才克繼公  
志惟公之年六十有四未遂顯揚靈光用晦睨雲含愁峽波傾淚  
天厭直道人惜遺愛德蔭所垂向後昌熾我與嗣君誼篤文字拜  
瞻公像景仰高義

胡雨農像贊

有畸者士南郡是廬貌古心遠與世異趨榮不軒冕隱不樵漁不  
立文字不豔名譽兀坐一室高覽皇初睥睨衆說直據其郭剔文  
搜義罔遺錙銖半世寢饋雅頌典謨咀華啜英用哺厥雛雛鳳之

毛有耀其軀人或勦貸聽其逃逋戚黨之乏不吝取求乃獨陶然  
衣布食蔬或有謂者君計胡愚胡弗自贍豐其詒謀君曰我富匪  
在藏帑周孔疆理厥田萬區本仁陳義嘉種盈車深殖厚獲慎爾  
菑畚取用不匱實爲詩書蒞利生孽可無鑒諸財之日媿身之日  
媿不遘吾言請視斯圖

卓峰叔像贊

月霽澄秋風漾止水游於定淡物莫能滓貌則龐然心則夷然來  
日不炊今且安瞑和光所溢詞律用宣天籟之流妙應宮縣往從  
授學叔年未壯我讀且嬉總角相傍周歷世變險夷略同叔顏猶  
昔我今則翁問何能爾叔笑不言矯首太虛游雲在天

葉均生揮塵像贊

君貌巖巖髮髭斑斑峭古蒼秀如望黃山君懷落落城府悉捐軒  
豁呈露如星燦天我與君交屈指廿年談笑揮洒一任自然宦海  
風濤變幻萬千中流操舵船不簸顛半百逾五未及事權甘心窮  
餓恥習負緣君曰我憂浩其無邊同宗周蔭似漆室媛君曰我樂  
金石淵源日手一刀篆刻蟲鑿蕭然囊橐無長物焉其所贏者蘭  
玉滿前一室之內彬彬誦絃君處其中意適心恬玉塵一揮妙解

言筌

閻汝濟像贊

世皆選孺以倖存而公獨以其直伸世皆襲美以自文而公獨安

其樸真和愉之性出以介貞寓其骨鯁談諧是形蓋德未暨於遠而懋績始於家庭翁和兩弟以慰母心將順匡救用濟於艱辛惟公之一門昆季娣姒子姓僕從合爨萃處者蓋卅有餘人聞公之入肅肅彬彬藹藹翼翼而詬誶無聞出而接物嫉邪親仁心所不韙辭有必徵無取乎抗色厲聲用其曲諷情綏語溫而若雷耳震若鉞頸承言之無罪聞者足箴惜也未及鬱爲國瑞揚於天廷以翼吾直道之生民徒以其蹇蹇諤諤爲一室一鄉之型矧公之生未究極乎典墳乃以廢居之餘力慨然有稽於前史之姦賢故溷跡市廛終無以汨其天性之渾堅嗚呼已矣年未周乎甲子而遽韜其精英天何爲斯梁木是傾毓秀之居辱在公鄰雍睦之風甘

策清樓集卷三

五

戴陶薰今瞻公像警欬如親載拜摛詞以延德音

祭器贊

并序

江陵胡氏營家廟成造祭器悉倣古製且爲圖刊諸家乘屬爲贊辭得十二章

匪黍稷馨惟明德是福是器之登必仁者粟

敦

劑其全味酸鹹辛旨神之食之以燕以喜曰吾無以貺之其舉和平之休永貽爾孫子

銅

或殺以烝或醴以薦法古恭儉祖考是眷式食庶幾愾聞曖見

俎

夏之揭商之玉制之殊華與樸惟誠之感神乃不驢

豆

編竹緣籐清以潔兮果餌脯脩洵芳烈兮盛以薦之靈來格兮

邊

取象犧象鳴然巨腹嘉德之釀假於藁翹暢和神人漑以百祿尊

靈旗泄止玉鬯用灌酌彼康爵嘉粟匪慢三獻禮備神其驩忭爵

鏗鯨發警厲天金奏之作湮滯宣幽明文暢誠敬傳春秋祀饗延

萬年鐘

靈鼉之鳴厥音淵淵達於祖聽孝饗維虔醉飽奄虞怨恫斯捐鼓

石之樂泗濱良戛擊鳴激清揚侑食飲洽常羊神聽愉降福穰磬

併竹為管伶倫舊器易偶而奇尚存古意聲我祖德宣於清吹歌

律允諧用昭純懿笛

濯垢者體發靈者心秉茲精白以交於神明盥匱

東湖物產圖贊

紫清樓集卷三

早

桃花魚

產城西支流中以桃花開謝為生死故名大者僅如錢其質脆賦如唾沫實非魚也取置蓋中初視杳若無有迎晴光粲之中垂雜纒如花鬚者其尾也旁分四翼疊若花瓣有環絲其外環上流蘇絡繹鼓盞張翕如葆幢華蓋搖颺風中此夷陵異產他處所無

匪介匪鱗獨胡以魚名耶疑無而有質胡幻而輕耶為張為翁物

織而道宏耶花之魂耶水之精耶吾無以擬之其秉氣於太清耶

吐綬雞

產北鄙深山中形如雉而短其尾毛羽燦爛差不及羅致飼樊中每春溫氣和嘍輒下垂如綬長至尺餘精采奮露五色齊施劇忱心目閃爍不定觀者必屏息以俟聞疾呼或見所駭異輒收不見

鶻鳥之翠羽驚彈射以翻鶻旦之美翰傲鸞皇而自尊唯有德之

禽不輕露其文

蝦蟇泉

黃牛峽有石如蝦蟇蹲江岸洞背而張吻其上有泉流注背中從口出類蝦蟇所吐者石上細草叢生蒼翠蒙

茸望之如活泉味甘芳可用煮茗陸羽茶經品列第四卽此

太陰之精廣寒是宅竊飲天漢逃踞峽側罡風踔厲吹化爲石遠導漢潢潛疏坤脈口吐瓊漿澤我下國

太極石

產北山中剖石見文縱其文而剖之有白章層級若浮圖狀橫之則黑白糾錯如世所畫太極然石工製之以

爲屏可玩也

頑外而文中二儀未始判元氣之所鍾此物深山特潛遯開闢以來千萬載遺此未鑿之混沌

雷屑

按是物實產建平山中邑內每迅雷過處或有拾得者形如鑿石器六方中平而兩末皆銳質通明如水精鉅細不

等俗傳以爲雷所持以擊物者

體胡瑩形胡銳堅而稜誰之礪帝威之不震用汝爲刑器雷師雷

紫清樓集卷三

聖

師天假師以鉄鉞師其明彰之

山蘭花

葉較他產勁而長花氣尤清俗所貴者閩湘之產此種實不下之人不知也

峽山之英實懷奇香孕靈千載棲跡高岡眾卉糅雜初佩疇將世有靈均一洩其藏芳聲自樹豈必沅湘

紋石

珠寶之山實峙縣陽山產紋石色輝夜光理密纏絲赤白成行安得玉人追琢其章

錦雞

山雞爛燦被錦則榮羽毛自愛顧影含情對鏡莫舞臨水莫驚美服人指前有嫩嬾

慈竹

人不篤親誠不如物彼竹之慈同本是恤惟本克庇節乃不折挺  
出龍孫條繁枝密

佛手柑

佛有千手形託樹傳果非菩提禪味偏兼智珠在握誰啟玉拳嘗  
茲甘芳塵根斯捐

鳳尾竹

猗猗綠竹鸞鳳其翰譬彼佳士羽儀璀璨幽巒被榮重巖挺榦結  
實何年祥鳥興歎

石燕

紫清樓集卷三

望

山礫似燕斐然紫色有銳其喙有翩其翼時或飛舉一借風力豈  
謂意而竟化頑石

黃楊樹

黃楊之樹蒙蔭石泉逢閏則阨厯冬彌妍惟阨之多乃獲長年雖  
匪梁棟亦懼雕鐫

紅梨花

白雪之香忽丹其花春風扇豔片片流霞歐公遺澤甘棠是嘉樹  
猶如此惆悵落花

濬源室銘

鄒君棟邨命其諸子從余學光緒之元年卽居室右構精舍以館

之余爲匾其楹曰濬源室且爲銘以勸諸子焉

富於海者引於百川百川之富在濬心源彼學無本掇華撥根不顧其萎取貴目前盛夏雨集泛畎溢田須臾之沛立待其乾心源濳發其蓄萬千決滯導壅假於典墳罔俾濫流罔支捷徑仁義之途道德之門逢之左右取不少愷日匯其派月闢其垠混混浩浩達於無邊靜而涵之萬有無相觸氣而動興雲彌天潤於一身擴爲巨觀內德旣宏外耀斯宣匪源之濬其流曷延聖功是寓文何有焉羣居室者其勉斯言

妙觀樓銘

造化之妙分布萬有觀以靜心得萬物母僻以茲樓塵囂不受收

樂清樓集卷三

三

納眾妙洞豁戶牖煙霞朝爛風月夕秀秋茂松菊春榮花柳目之所寓孰禁我取裨我心得何資於友登茲樓者或來野叟不涉世務談爲禾畝壁有素琴時一揮手架有奇編哦誦在口午倦酪酌醒已及酉鳴禽繞簷知此妙否

靜鏡室銘

室無定所隨處隨時掃地焚香坐以致之羣動紛擾眾竅喧囂物自漫漫神自寥寥我絕逆億人率坦眞萬象呈露不礙纖塵

召和琴銘

有序

蹇阨之遭情弗能制假操縵以自遣又得峽山之桐以爲器而命以召和之名銘曰

斲桐髹漆施以徽絃三尺之內太和寓焉靜而操之處萬物先榮  
辱得喪彈指胥捐穆兮泐兮以全吾混沌之天

驚濤琴銘

江濤怒風驚起龍吟厥音之妙乃寓此琴巫峽嵯峨水石盪激奇  
氣所鍾名材千尺乃斤乃斲律呂是宣屑玉糝金膠固漆聯巨壑  
長川天空月明一彈再鼓萬慮俱澄

聲友琴銘

有序

琴爲江陵胡君少白所贈腹內款識可辨者有乾隆庚申獲古良  
材八字歷今百四十年矣其爲音能渾化絲桐之迹非凡材可擬  
山居絕交游樂晨夕者賴此耳名曰聲友而銘曰

紫清樓集卷三

密

緊空谷兮寂寂求友聲兮安從乃聲之應兮傳於手而心與通心  
有靜躁情有感悚以聲考之如水鑿容不期直諒之風竟得之於  
枯桐

王雲卿屬製琴銘二首

有序

雲卿有二琴其一名龍德以其音韻宏遠有類龍鳴又漢琴師有  
名龍德者故取以名之一則音細以清如泉石之相激者然因名  
曰漱泉余銘之曰

龍德古調世所欽千載精氣著斯琴彈向空谷作龍吟揮絃弗能  
致雲雨長嘯獨和林泉音嗚呼韶護寂響鳳羽戢龍兮何時一起

蟄龍德

蓬萊之遠岫東海之洶濤欲求移我情子春不可遭將沿茲漱石  
之細流邀伯牙兮尋舊遊一彈再鼓兮海山寥寥

漱泉

琴銘有序

光緒 年予得古琴於郡城南童氏家其始購宅時琴卽委置樓  
上童住是宅六十餘年兵燹水災各兩經而琴無恙亦不知幾百  
年物矣惟面有兩矢鏃創蓋爲粵賊射傷者余髣治之以試彈良  
非凡響獨慨其抱良質長棄於世雖屢遭摧挫而質性尙存也爲  
之銘曰

惟瘖之久乃良於音惟履之艱乃全者深惟神之完水火不能侵  
惜也子期中郎不再見於今忝結爲忘年伴我於幽岑

榮清樓集卷三

星

龔子微屬製琴銘

恨之山石齒齒激清流盪夷水有桐蟠其涯不知幾千祀水吞石  
齧半生死龔生采之斲爲此閒房清夜嘯風雨

龔子微屬作百衲琴銘

木妨蔽天聲震空雷斧劈碎龍門桐綬以爲琴勞良工名以百衲  
僧衣同置之暗室光熊熊不敢輕鼓驚龍宮誰創自製李沂公相  
唐李勉創傳嗚呼神物豈久寄仍恐飛向虛空成粉碎

琴銘八章

發響於絃流韻於木混一絲桐眩唱洞谷歲月之功人力匪屬  
調暢絃外音彌器中如水漫漫如雲溶溶是何神功是惟鞠通

音之禁淫邪不能侵音之通神鬼其來同一翕一張至道與融  
心傳於指指宣於絃觸絲振桐變象萬千一神之運際地蟠天  
聽於不可聽是謂得聽故善求音者不求於音之盛而得於音之  
定

幽泉清籟漱滌百態天風海濤元氣之包大含細入自我縱操  
皓月入室清風滿林夜闌人靜理我素琴自足者心無取知音  
鳥之聽魚之躍曲之妙心之樂口不言絲桐託鼓萬物此其橐

曲柄杖銘

有序

光緒丁亥秋余過同姓雨臣家於崖際得異木曲柄而直身曲直  
之交有節墳起如環環上紋斑駁可玩截之爲杖不勞屑治也銘

棠清樓集卷三

樂

曰

承我以曲扶我以直健順攸宜環相爲則偕我以老長無傾踣

壺盧酒器銘

亦爲仙宅亦爲酒國醉也神全仙酒一德仙耶酒耶其中別有之  
天地非其人詎容測

木根銘三首

微風澹空雙裊輕嵐蜿蜒曲盤成於無心造物之狡獪兮驅臃腫  
而使靈

麈首而蛇身天矯而曲伸三足撐嶙峋山精水怪寄木以神  
神全者不在形完是曰化工之雕斲

筆架銘

列管成陣豎類若刀聽我指揮亦暇亦整

雙環帶鉤銘

是爲道象用束吾躬日月相代周環無終

破木根筆筒銘

無失所守而不匿其所有

牀銘

夜之所息在晝無虧晝之所作賴夜以思一寢處閒而妙用若斯  
乃知莞簟之安由於神明之無疵

爲葉均生銘硯

紫清樓集卷三

畧

均生大令所藏端硯質甚脆薄有積貯焉髹以黑漆屬爲二銘銘  
其硯曰習趨於薄其失則陋研磷於薄其積則厚積也厚德乃懋  
銘其積曰惟茲石之脆質旣磨礪以元德復持慎於閤室長無虧  
於冥冥自昭昭之有日

硯銘

毋利爾方德乃日彰善守爾黑用乃不忒

匪方爲規匪圓爲璧匪方匪圓方圓之極

鑿汝礪汝汝賴予以全鼓汝墨浪以擴吾詞源

祭先師龔九曾先生文

嗚呼吾師天縱高識衛道以文惟道之富以貧厥身身以道永而

何戀形嗚呼吾師吾誓不視師發吾蒙吾聾不聞師啟吾聰謂吾  
不悲吾情曷甞往備詞曹粉暑用遷急流勇退未逾強年微機早  
覺康娛之天聲其金石以警眾眠屈宋之邦師來掌教我齒方齟  
齧戚敦好強令我嬉說古忠孝師時豪甚飲酒歌笑肄業之暇朋  
徒屢召惟師所著罕瞰其奧不強示人獨諱我告憤極天人薄爲  
吟嘯潭思所入洞鑿元竅乾黑坤幽靈珠獨照我時畧解聞之舞  
蹈更爲我酌達旦忘覺病也我憐愚也我導十四年閒高誼傾倒  
師之去峽大府檄之名利所梯均堯是司奉檄爲親不日卽辭吾  
腹可餒吾躬不卑匪仁者粟曷罄烏私嘯雨歌風奔走江湄洞庭  
波渺巴峽雲馳喜奉師書我病在牀夷道載筆命我往襄力疾就

榮清樓集卷三

吳

命心開顏張新詩陳篋授我琳瑯千秋之託縷縷言長往辱敝廬  
冒雪同航泱旬款洽狼狽啟行又閱一年夏火載裝欣然造謁哭  
殯於堂臨絕呼我音何摧愴敢墜師命名山之藏師之我棄孰矻  
膏盲人亦有言莫入我腸我之有懷疇與爲商眷念重託心焉徇  
徕痛哭陳辭靈旗載颺

祭王子壽先生文

嗚呼薄海之內數十年閒以文章之伯張吾楚軍者實惟先生今  
先生之死學失其統人失其傳當路失所諮詢而後進失其師承  
嗚呼先生年旣躋乎上壽而又文行之所充溢婦孺重其誼重譯  
震其聲在先生固極乎哀榮而天下之願其長存遠庇也聞其死

而莫能釋憾於人情蓋其天和之動人也如祥風時雨之被物不知頹枝枯幹之何以萌也而人之受之也如瓊漿仙液之入口不知塵慮濁腸之何自清也是故發爲文章揭華曜采金玉鏗鳴如見苞鳳之振翰於九霄而聽仙者之吹笙於月明也迨其輟韶咸之響爲變雅之聲哀時傷亂者往復縈回於篇牘終能出其激奮以和平惟懲將母之不遑而因以祕其忠貞故終其色養孺慕之身乃心不忘於在闕廷故當海內軍興事會盤錯將帥官吏馳書而商策者不絕於講舍之門而先生時以衷之淡泊發爲慮之精誠談笑揮洒坐靖兵爭功而不居德而不名其高風豁度曾何讓於古人嗚呼斯文之傳尙無續國家之患尙未甯方冀佐良

謨宏德音以鞏固乎皇圖恢度乎典型何昊天之不弔而遽喪其精英毓秀實爲同里之後生猥蒙獎勸而道以文章之紀經蓋遊於門者雖十有餘齡其生也不恆侍於函丈而其歿又不克哭棺而奠楹情溢於辭欲已曷能望風隕涕靈其垂聽

祭井文

維年月日柏灣野人楊毓秀謹以香楮致告於水泉之靈惟靈資始乾元旁達地脈物蒙以生亟於穀食柏灣有泉導源於石味齊甘醴色埒凝玉野人之性宜是清滌誠交以淡依泉是宅朝汲其華夕咀其液養我廉貞被茲元德頃邁早曠其泉忽戕涓滴之流日不盈觴薪烘於竈釜竭其羹疇解酒醒疇潤詩腸江河之大徧

襟罔當濁流貪泉意弗謂良惟靈懷清足訂心盟始同其臭沃我  
瑤漿今也差池俾流祕藏混混不舍夙德孔彰乃貶厥量易其恆  
常虔修祝辭禱於石鶯塵懷俗慮冀靈我漱清思雋想惟靈之助  
野簌園蔬賴靈以羞匪有膿膩以觸靈歟匪有腥穢以爲靈詬胡  
靳爾澤暘不我救尙克見原復彼故舊德期我潤罪斯我疚漑之  
濯之皆靈之佑冬夏晨昏無塞其實一室飲和同井永壽靈其垂  
聽速瀉清漑敢告

